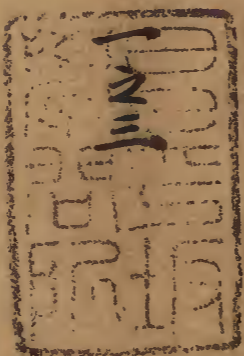


唐宋叢書

創業起居注



庫	文	閣	內
三七	函	三五四	號
架	冊	冊	類
			漢書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4
冊數	56	(7)
函號	371	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唐 温大雅

起義旗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為太原道安撫

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

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部盜賊隋大業

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

民奉使安撫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為天授所經

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煬帝自樓煩遠

至雁門爲突厥始畢所圍事甚平城之急賴太原兵馬及帝所徵兵聲勢繼進故得解圍僅而獲免遂向東都仍幸江都宮以帝地居外戚赴難應機乃詔帝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帝不得已而行竊謂人曰匈奴爲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漢魏歷代所不能攘相爲勅敵者也今上甚憚塞虜遠適江濱反者多于蝟毛羣盜所在蜂起以此擊胡將求以濟天其或者殆以俾余我當用長策以馭之和親而使之令其畏威懷惠在茲一舉旣至馬邑帝與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卽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恒其陳以弓矢爲爪牙以甲冑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爲馬爲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慚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於是與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聖主在遠孤城絕援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言而請理聽帝所爲不敢違異乃簡

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騁射獵以矚威武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嘗卒與突厥相遇驍銳者爲別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以其所爲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衆心乃安咸思奮擊帝知衆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時有賊帥王漫天別黨衆逾數萬自號歷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上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煬帝後十三年勅帝爲太原留守仍遣獸唐諱賁郎將王威獸牙郎將高君雅爲副帝遂私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卽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爲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窳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旣而歷山飛衆數不少劫掠多年巧於攻城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將軍慕容將軍羅侯之兵北寇太原又斬將軍潘長文首頻勝兩將所向無前

於是帝率王威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
雀鼠谷口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
纔五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
曰此輩羣賊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闢力而
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戰戰必破
之幸無憂也須臾賊陣齊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
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爲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
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爲大陣又以麾下
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爲小陣軍中莫識所爲及
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旌旗從賊衆遙看謂爲帝
之所在乃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馱捨鞍爭取威
怖而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
而前來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斬級
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老幼男女數萬人並來降
附於是郡境無虞年穀豐稔感帝恩德若亢陽之逢
膏雨焉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侵
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
恭等違帝指蹤遂爲突厥所敗旣而隋主遠聞以帝

與仁恭不時捕虜縱爲邊患遂遣司直馳驛繫帝而
斬仁恭帝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謂神也天其以此
使促吾當見機而作雄斷英譽從此遂定帝素懷濟
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面
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近承風威
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
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
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
抗禮未嘗云倦故得上庶之心無不至者十三年歲

在丁亥正月丙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屢
天若大燒火飛燄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西南
極望竟天俄而山上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橫
絕火中上衝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滅城上守更人
咸見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業初帝爲樓煩郡守
時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
隋主於樓煩置宮以其地當東都西北因過太原取
龍山風俗道行幸以厭之云後又拜代王爲郡守以
厭之二月巳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

其郡而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武周竊知煬帝於樓煩築宮厭當時之意故稱天子規以應之帝聞而歎曰頃來羣盜遍于天下攻略郡縣未有自謂王侯者焉而武周豎子生于塞上一朝歛起輕竊大名可謂陳涉狐鳴爲沛公駢除者也然甚欲因此起兵難于先發私謂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雖無所能僭稱尊號脫其進入汾源宮我輩不能剪除並當滅族矣雅大懼固請集兵帝察威等情切謬謂之曰待據樓煩可徵爲之備宜示寬閑以寧所部三月丁卯武周南破樓煩郡進據帝謂官僚曰兵可戒嚴城可守備糧可賑給三者當今廢不可須預部分惟諸公斷之威等計無所出拜而請帝曰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懸在明公公以爲辭孰能此帝知衆情歸已乃更從容謂之曰朝廷命將出師皆稟節度未有闔外敢得專之賊據離宮自稱天子威福賞罰隨機相時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數百里間江都懸隔三千餘里關河襟帶他賊據之間奏往來還期莫測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諮文人以救火

其可撲滅乎公等國之爪牙心如鐵石欲同戮力以除國難公家之利見則須爲俾其無猜期于報効所以詢議擇善行之是非憚於治兵敢辭戎首威等對曰公之明略遠近備知地在親賢與國休戚公不竭方誰盡丹誠若更逡巡羣情疑駭帝若不得已而從之衆皆悅服懽而聽命帝以王威兼任太原郡丞爲人清恕令與晉陽官監裴寂相知檢校倉糧賑給軍戶口高君雅當守高陽得無失脫遣巡行城池及得禦器械以兵馬鎧仗戰守事機召募勸賞軍民徵發皆須決於帝太原左近聞帝部分募兵備邊所在影赴旬日之頃少長得數千人兵司總帳以聞請安營處帝指興國寺曰勤王之師不謀而至此其興國者焉宜于此寺安處恐威雅猜覺亦不之閱問私謂秦王等曰紀綱三千足成霸業處之興國可謂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是月也朔方郡人梁師都又殺郡官而稱天子初帝遣獸牙郎將高君雅與馬邑守王仁恭防遏突厥雅違帝旨失利而還帝恐煬帝有責便欲據法繩雅雅是煬帝舊左右慮被

猜嫌忍而弗問雅性庸俚不知慚屈是時帝甚得太
原内外人心瞻仰龍顏疑有異志每與王威密伺帝
隙有鄉長劉龍者晉陽之富人也先與官監裴寂引
之謁帝帝雖知其微細亦接待之以招客君雅又與
龍相善龍感帝恩眊竊知雅等密意具以啓聞帝謂
龍曰此輩下愚闇于時事同惡違衆必自斃也然卿
能相報深有至誠幸勿有多言我爲之所夏五月癸
亥夜帝遣長孫順德趙文恪等率興國寺所集兵五
百人總取秦王部分伏于晉陽宮城東門之左以自
備甲子旦命晉陽縣令劉文靜導開陽府司馬劉正
會辭告高君雅王威等與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
集文武官僚收威等繫獄丙寅而突厥數萬騎抄逼
太原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靜
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
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衆
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其所部千餘人
與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設伏誠
之待突厥過盡抄其馬羣擬克軍用然突厥多帝登

官城東南樓望之且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勇于抄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厥前後夾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既無出力並墜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三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私有危懼皆疑王威君雅召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懽甚于常顧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而九稱帝圖王專城據郡孤荷文皇殊寵思報厚恩欲與諸賢立功王室適欲起兵威雅沮眾深相猜忌密構異謀欲加之罪

疑其私通境外豈謂繫之二日

甲子是十五日 丙寅是十七日 突厥

果入太原此殆天心為孤罰罪非天意也何從而至天既為孤遣來還應為孤令去彼若不去當為諸軍遣之無為慮也帝以見兵未多又失康達之輩戰則眾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援仍誠出城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戰去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

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輩
無故遠來他又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久而
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爲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
盡死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已亥夜潛遁明日城
外覘入馳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
相賀當爲諸官召而使之卽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自來豈非天所爲也
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亦須同我當今隋國
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爲上天所責我今大舉
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
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
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
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
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
命封題署云某啓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
貨財願加厚遺改啓爲書帝笑而謂請者曰何不達
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胡奔越書生不少中
國之禮併在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輕慢猜

卷一
慮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塞外
羣胡何比擬凡庸之一耳且啓之一字未直千金千
金尚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恡此非卿等所及迺遣使
者馳驛送啓始畢得書大喜其部達官等曰我知唐
公非常人也果作異常之事隋主前在雁門人馬甚
衆我輩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之若神皆
走還也天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定天下不如從
之以求寶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語不好
我不能從隋主爲人我所知悉若迎來也卽忌唐公
於我舊怨決相誅伐唐公以此喚我我不能去唐公
自作天子我則從行覓大勲賞不避時熱當日卽以
此意作書報帝使人往還不踰七日使至前日所賀
官僚舞蹈稱慶帝開書歎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
寧豈如此但孤爲人臣須盡節主憂臣辱當未立功
欲舉義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長惡無君可謂階亂
之人非復尊隋之事本慮兵行以後突厥南侵屈節
連和以安居者不謂今日所報更相要逼乍可絕好
蕃夷無有從其所勸突厥之報帝書也謂使人曰唐

公若從我語卽宜急報我遣大達官往取進止官僚等以帝辭色慄然莫敢咨諫興國寺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請往往偶語曰公若更不從突厥我亦不能從公裴寂劉文靜等知此議以狀啓聞帝作色曰公等並是隋臣方來共事以此勸孤臣節安在裴寂等對曰儻使伊呂得盡誠于桀紂卽不爲湯武之臣寂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于小節且今士衆已集所乏者馬蕃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若更遲留恐其有悔帝曰事不師古鮮能克成諸賢宜更三思以謀其次六月己卯太子與齊王至自河東帝權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啓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收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帝曰如此所作可謂掩耳盜鐘事機相迫不得不爾雖失意于後主幸未負于先帝衆議旣同孤何能易所恨元首叢脞股肱墮哉歎歎不得已裴寂等曰文皇傳嗣後主假權楊素亡國喪家其來漸矣民怨神怒降茲禍亂致天之罰理亦其宜於是遣使以衆議馳報突厥始畢依旨卽

遣其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寒特勤達官等送馬千疋
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
利將至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
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
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兼以絳雜半續之諸軍稍
旛皆放此營壁城壘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園開
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曰旗天子出東海
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
東海常修律令筆削不停并以綵畫五級木壇自隨
以事道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黃鵠繞山
飛宛轉花園裏案李爲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
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汾晉老幼謳誦
在耳忽覩靈驗不勝懽躍帝每顧旗幡笑而言曰花
園可爾不知黃鵠如何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冥讖白
爾已後義軍日有千餘集焉二旬之間衆得數萬裴
寂等啓曰義軍漸大宜有司存官僚所統須有隸屬
帝曰布衣之士或假名竊位孤實將軍居唐大宇近
捨于此更欲何求裴寂等請進位大將軍以隆府號

創業起居注 卷一
不乖古今權藉威名帝曰卿以二立相期欲孤爲霍
光之任威在將軍何關大也必須仍舊亦任加之署
置府僚長史已下功次取之量能受職裴寂等又請
置諸軍并兵士等總號帝曰諸侯三軍春秋所許孤
今霸業差擬晉文可作三軍分置左右謀簡統帥妙
選其人諸軍旣是義兵還可呼爲義士昔周武克殷
義士非其薄德况今未有所克敢忘義士者乎太原
遼山縣令高斌廉拒不從命仍遣使間行往江都奏
帝舉兵煬帝惡李氏據有太原聞而甚懼乃勅東都
西京嚴爲備禦西河不時送款帝曰遼山守株未足
爲慮西河繞山之路當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
乃命大郎二郎率衆取之除程命齋三日之糧時文
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爲大郎
二郎焉臨行帝語二兒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
此郡觀爾所爲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
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事須稱旨如有違
請先軍法帝曰爾曹能爾吾復何憂于時義師初會

未經講閱大郎等慮其不攻以軍法爲言三軍聞者
人皆自肅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義士等其
甘苦齊其休息風塵警急身卽前行民間近道果菜
已上非買不食義士有竊取者卽遣求主爲還價亦
不詰所竊之人路左有長老或進蔬食壺漿者重傷
其意非共所見軍人等同分未嘗獨受如有牛酒饋
遺案輿來者勞而遣之曰此隋法也吾不敢頗慮前
人有限遂爲終日不食以謝之於是將士見而感悅
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親往喻之城
外欲入城人無問男女小大並皆放入城內旣見義
軍寬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執迷不反
巳丑以兵臨之飛梯纔進衆皆爭上郡司法書佐朱
知瑾等從城上引兵而入執德儒以送軍門德儒卽
隋之見鸞人也大郎二郎等數之曰卿逢野鳥謬道
見鸞佞惑隋侯以爲祥瑞趙高指鹿爲馬何相似哉
義兵今獎王室理無不殺趙高之輩仍命斬焉自外
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還九日西河遂定師歸帝聞
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橫行可也是日卽定入關之策

癸巳以世子爲隴西公爲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
等隸焉二郎爲燉煌公爲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
等隸焉世子乃爲太原郡守命裴寂劉文靜爲大將
軍府長史司馬以殷開山劉正會溫大雅唐儉權弘
壽盧階思德平武士護等爲掾屬記室叅左等官以
鷹揚王長階姜寶誼揚毛京兆長孫順德竇琮劉弘
基等分爲左右統軍副統軍自外文武職員隨才詮
用其平旦有僧俗姓李氏獲白雀而獻之至日未時
又有白雀來止帝牙前樹上左右復捕獲焉明皇有
紫雲見于天當帝所坐處移時不去旣而欲散變爲
五色皆若龍獸之象如此三朝百姓咸見文武調賀
帝皆抑而不受丙申突厥柱國康鞘利等并馬而至
舍之於城東興國玄壇鞘利見老君尊容皆拜道士
賈昂見而謂同郡溫彥將曰突厥來詣唐公而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

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爲太原郡守留守晉陽宮
文武後事並委焉義師欲西入關移營於武德南癸
丑將引帝立軍門仗白旗而大號誓衆文曰夫天地
定位否泰迭其盛衰日月著明虧昃其貞滿惟神
莫測尚乃盈虛矧茲王道能無悔愆克先帝世炎漢
商周撥亂乘乾多歷年所厥嗣墜緒時屬艱危則其
股肱宰衡藩屏親戚戮力同獎推心翼戴顛或可扶

亂合而奔官守惡不可救廢放而安宗社伊霍桓文
並其人也率爾踵武代有其事布在方策可得而言
日者蒼精云謝炎運將啓上天眷命屬乎隋室於是
我高祖文皇帝以后父之尊周親入相豹變陝左龍
飛漢東誅尉迥於韓魏則神鉦遏響勦王謙於巴蜀
則靈山斯鏤四罪咸服九有樂推經綸帷幄之間揖
讓巖廊之內造我區夏不更朞月舜禹以來受終未
有如斯之易者以故臨朝恭已庶績爲心親覽萬機
平章百姓兢兢慎于馭朽翼翼懼於烹鮮齊六合爲

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
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卽前知
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恒其陳以弓矢爲爪牙以甲冑
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羊馬
爲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慚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構
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於是與之角戰罕能立
功今若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
今聖主在遠孤城絕援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
帝隋室之近親言而詣理聽帝所爲不敢違異乃簡

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騁射獵以矚威武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嘗卒與突厥相遇驍銳者爲別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以其所爲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衆心乃安咸思奮擊帝知衆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時有賊

殫於勞止十分天下九爲盜賊荆棘旅于闕廷豺狼充於道路帶牛佩犢輟耕者連孤竹而寇潢池鋤耨棘矜大呼者聚萑蒲而起芒澤青羌白狄剽夷道而黃巾赤眉屠閭左而竊號曝骸如莽僵尸若麻敵國滿畫鷁之舟胡越繞和鸞之轂四海波振而冰泮五嶽塵飛而土崩踞積薪以待然鉗衆口而寄坐明明皇祖貽厥無人赫赫宗隋滅爲亡國其以庸虛謬蒙嘉惠承七葉之餘慶資五世之克昌遂得地臣戚里家稱公室典驍衛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義無

坐觀綴旒之絕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廢昏立明敢遵故實今便興甲晉陽奉尊代邸掃定
咸維集寧寓縣放後主於江都復先帝之鴻績固配
天子園寢存司牧于蒼生豈謂一朝言及於此事不
獲已追增感歎凡厥士民義旅豪傑敏究時難曉達
權謀家怨國恥雪乎今日從我同盟無爲貳志有渝
此盟神其殛之仍命以此誓辭檄喻所在郡縣并命
檄書勿得因循妄論軍勢帝性簡質大度豁如前代
自矜遠嫌之事皆以恕實行土不爲欺給自然反經
合義妙盡機權類皆如此其義士等各以名到先後
爲次第況加宣惠綏德二尉官帝謂行之等曰吾未
特爲此官示宣行惠知綏撫以德使遠者知有征無
戰見我心焉是夕次於清源牧馬置營皆據高險老
弱樵採丁壯休息虞候覘守之地飛鳥不通勿論人
也帝乃將世子及燉煌公等率家僮十數巡行營幕
次比器仗精粗坐臥飲食糧稟升斗馬驢饑飽逮乎
僕隸皆親閱之如有不周卽令從人借助亦不責所
屬典司顧謂二兒曰天下神器聖人大寶非符命所

屬大功濟世不可妄居所以納揆試艱虞登帝位櫛
風沐雨夏會諸侯自時厥後膺圖甚衆啓基創業未
有無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宮長于貴戚牧州
典郡少年所爲晏樂從容懽娛事極饑寒賤役見而
未經險阻艱難聞而不冒在茲行也並欲備嘗如弗
躬親恐違天旨爾等從吾勿欲懈怠今欲不言而治
故無所尤庶愚者悅我寬容智者慚而改過世子及
燉煌公請曰經綸機務一日萬端取決英暮四方輻
湊麾下驅馳兒等承之自餘常事請付司存巨細以
闕恐疲神思又慮將佐等不被委任頗以自疑帝曰
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華夷不附爵賞不行吾之責也
摧鋒蹈刃斬將搃旗爾之務也深溝高壘談笑從容
將吏之逸也吾憂責爾急於務逸樂推下功名與之
賢自當內省不賢吾無所愧然晉陽從我可謂同心
之人俱非致命之士漢初有蕭曹而無爾輩今我有
爾輩而無蕭曹天道平分乃復如是行矣自愛吾知
爾懷自是以後記室奉命宣旨稱教部伍間事給付
一物軍書羽檄賞罰科條接撫初附慰悅遠近帝或

陳事緒手疏意謂發言折中下筆當理非奉進旨
所司莫能裁答義旗之下每日千有餘人請賞論勳
告寃申屈附文希旨百計千端來衆如雲觀者如堵
帝處斷若流嘗無疑滯人人得所咸盡懽心皆歎神
明謂爲天下主也壬寅遣通議大夫張綸等率師經
略稽胡離石龍泉文成等諸郡丙辰至于西河引見
民庶等禮敬耆老哀撫煢獨賑貸窮困擢任賢能平
章獄訟日昃而罷罔有所遺顧謂左右曰向之五條
惟皇要道聰明文思以之建極孤所以自強不息爲
義兵之先聲也仍自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謂
朝散三大夫等官教曰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耄杖
鄉禮宜優異老人等年餘七十匍匐壘壁見我義旗
懽踰擊壤筋力之禮知不可爲肉帛之資慮其多闕
式加榮秩以調其養節級並如前授自外當土豪雋
以資除授各有差官之大小並帝自手注量才叙効
咸得厥宜口問功能筆不停輟所司唯給告身而已
爾後遂爲恒式帝特善書工而且疾真草不拘常體
而草跡韶媚可愛嘗一日注授千許人官更案遇得

好紙走筆若飛食頃而訖得官人等不敢取告符乞
寶神筆之跡遂各分所授官名而去乙丑張綸等下
離石郡其太守楊子崇爲亂兵所害崇卽後主從弟
也頗有學識性理帝甚惜之崇性怯而無謨故及於
難入自雀鼠谷次于靈石縣壬戌霖雨甚頓營於賈
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此縣西北抗汾水東拒霍太
山守險之衝是爲襟帶西京留守代王遣驍將獸牙
郎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拒守又遣左武侯大將軍
屈突通將遼東兵及驍果等數萬餘人據河東與老
生相影響仍命臨汾以東諸郡所在軍民城守並隨
便受老生屈突等徵發帝聞而笑曰億兆離心此何
爲也老生乳臭未知師老之謀屈突膽薄嘗無曲突
之慮自防輕敵二子有之闕外相時俱非其事且屈
突嘗破玄感時人謂其能兵老生數勝羣盜自許堪
當勅敵無識之徒因相蹈附謂其必能制我不遣援
兵我若緩以持之彼必以吾爲怯出其不意不過一
兩月間並當擒之吾無憂也于時秋霖未止道路泥
深帝乃命府佐沈叔安崔善爲等間遣羸兵往太原

更遲一月糧以待開霽甲子有白衣野老自云霍太
山遣來詣帝請謁帝弘達至理不語神怪逮乎佛道
亦以致疑未之深信門人不敢以聞此老乃伺帝行
營路左拜見帝戲謂之曰神本不測卿何得見卿非
神類豈共神言野老對曰某事山祠山中聞語遣語
大唐皇帝云若往霍邑宜東南傍山取路八月初雨
止我當爲帝破之可爲吾立祠廣也帝試遣案行傍
山向霍邑道路雖峻兵在行而城中不見若取大路
去縣十里城上人卽遙見兵來帝曰行逢滯雨人多
疲濕甲仗非精何可令人遠見且欲用權譎難爲之
朽山神示吾此路可謂指踪雨霽有徵吾從禪也然
此神不欺趙襄子亦應無負於孤顧左右笑以爲樂
丙寅突厥始畢使達官級失特勤等先報已遣兵馬
上道計日當至帝曰地名賈胡知胡將至天其假否
此胡以成王業也已已滎陽賊帥李密遣使送款致
書請與帝合從帝大悅謂大郎二郎等曰禁賊南柔
強胡北附所憂此輩今並歸心主上志在過江京都
憂死不暇天下可傳檄而定何樂如之初李密與楊

玄感同逆感誅而密亡命投東郡賊帥翟讓讓知密是蒲山公之子頗讀漢書納而禮之推爲謀主密以百姓饑弊說來據洛口倉屯守武牢之險密自復舊封爲魏公號翟讓爲司徒公讓所部兵並齊濟間漁獵之手善用長槍華騶龍廐細馬所向江都者多爲讓所劫故其兵銳於他賊加以密是逃刑之人同守衝要隋主以李氏當王又有桃李之歌譖密應於符讖故不敢西顧尤加憚之密雖爲讓所推恐其圖已恭儉自勵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珍玩一無所取賑貸貧乏敬禮賓客故河汴間絕糧之士多往依之密又形儀眇小讓弗之忌遂謀殺讓而并其衆密以煬帝不來翟讓已死坐對敖倉便有自矜之志作書與帝以天下爲己任屢有大言其書多不錄大略云欲帝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于咸陽其旨以殺後主執代王爲意帝覽書抵掌謂所親曰密誇誕不達天命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成臯之阨更覓韓彭莫如用密宜早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崢

而臨伊洛東看羣賊鷓蚌之勢吾然後爲秦人之
漁父矣記室承旨報密書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
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耨鋤棘矜爭帝圖
王狐鳴蠶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膺膺周原僵屍滿
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
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
此自貽伊戚七百年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
以還邦國論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則我高祖之業
幾墜於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
位未爲高足成非賤素餐當世僂俛叨榮從容平勃
之間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無
義徒然等袁公而流涕極賈生之慟哭所以仗旗投
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和親蕃塞共匡天下志在尊
隋以弟相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御
宇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邾鄆將觀周鼎營屯教倉酷
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唇齒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
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
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

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足榮矣殪
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
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輿南
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
疚于懷脫知動靜遲數始報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
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帝書甚
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東
都無心外略劉文靜之使蕃也來遲而突厥兵馬未
至時有流言者云突厥欲與武周南入乘虛掩襲太
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贊
我而言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爲此行
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意謂何
議者以老生突厥褫去不遙李密譎誑奸謀難測突
厥見利則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
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教旨帝顧謂大郎二郎等曰
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
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太原寧肯近亡
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旣聞唐國舉

兵憂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驍將精兵鱗
次在近今若却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
生營之内外皆爲勅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至老
生屈突追奔競來進闕圖南退窮自北還無所入往
無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來禾菽被野人馬
無憂坐足有糧行卽得衆李密戀于倉粟未遑遠略
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
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
耕織自有其人請無他問雨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
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
三占從二何籍輿言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丙子
太原運糧人等至八月己卯霖止帝指霍太山而言
曰此神之語信而有徵封內名山禮許諸侯有事乃
命所部鄉人設祠致祭焉庚辰命諸軍曝行裝整鎧
仗辛巳且發引取傍山道而趨霍邑七十餘里初行
霧甚俄而秋景澄明帝謂大郎二郎曰今日之行在
卿兩將景色如此天似爲人唯恐老生怯而不戰閉
門城守其若之何大郎二郎啓帝曰老生出自寒微

勇而無智討捕小盜頗有聲名今來居此必當大蒙
賞勞若不出戰死在不疑輕騎挑之無憂不出如其
固守便可誣其相引謬爲誠節彼無識解不知遠大
爲其左右體悉凡庸羣小相猜自成疑阻無妨密相
表奏不廢傳首京都小慧之人思此解事以此量之
來戰不惑帝曰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無能爲也
爾等籌之妙盡其實是日未時帝將麾下左右輕騎
數百先到霍邑城東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
營且遣大郎二郎各將數十騎逼其城行視戰地帝

分所將人爲十數隊巡其城東南而向西南往往指
麾似若安營而攻城者仍遣殷開山急追馬步等後
軍老生在城上遙見後軍欲來真謂逼其城置營乃
從南門東門兩道引兵而出衆將三萬許人帝慮其
背城不肯遠鬪乃部勒所將騎兵馬左右軍大郎領
左軍擬屯其東門二郎將右軍擬斷其南門之路仍
命小縮僞若避之旣而老生見帝兵却謂爲畏已果
引兵更前去城里餘而陣殷開山等所追步兵前軍
統到方陣以當老生中軍後軍相續而至未及戰帝

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馳而向門義兵齊乎而前紅塵暗合鼓未及動鋒刃已交響若山崩城樓皆振帝乃傳言已斬宋老生所部衆聞而大亂捨仗而走爭奔所出之門門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懸門不發老生取入不得城上人下繩引之老生攀繩欲上去地丈餘軍頭盧君諤所部人等跳躍及而斬之傳首詣帝於是兵隨所向奮擊禁不可止數里之間血流蔽地僵屍相枕日欲將落帝見戰士心銳仍命登城時無攻具肉薄而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帝視戰地愴

然謂左右曰河東已來孤之所使百姓見義旗有誠節老生所逼至于塗炭亂兵之下善惡不分火燒峴山誰論玉石無妨死人之內大有赤心於我者也取來不得及此戰亡生未被知沒有餘恨靜而思之良深痛惜從今已去當以文德來之不復用兵戈矣其破霍邑攻戰人等有勲者並依格賞受事不踰日惟有徒隸一色勲司疑請教曰義兵取人山藏海納逮乎徒隸亦無棄者及著勲績所司致疑覽其所請可爲太息豈有矢石之間不辯貴賤庸勲之次便有等

差以此論功將何以勸黥而爲主亦何妨也賞宜從
重吾其與之諸部曲及徒隸征戰有功勲者並從本
色勲授壬午帝引霍邑城內老生文武長幼見而勞
之曰老生之外孤無所咎縱卿不誠于孤亦當以赤
心相仰乃節級授官與元從人齊等其丁壯勝兵者
卽遣從軍配左右領軍大都督還取共同色同黨白
相統處之不爲疑異俘降之徒不勝喜躍欣若再生
其有關中人欲還者卽授五品散官放還內外咸悅
咸思報効仍命葬宋老生以本官之禮自是以後未
歸附者無問鄉村堡塢賢愚貴賤咸遣書招慰之無
有不至其來詣軍者帝並節級授朝散大夫以上官
至于逸民道士亦請效力教曰義旗撥亂庶品來蘇
類聚羣分無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遠辭丹竈就人
間而齊物從戎馬以同塵咸願解巾負茲羈鞶雖欲
勿用重違其請逸民道士等誠有可嘉並依前授人
或以授官太高諫帝者帝曰不愆爵賞漢氏以興比
屋可封唐之盛德吾方稽古敢不遵行天下之利義
無獨饗率土皆貴于我豈不益尊乎且皇隋敗壞各

歸於此雁門解圍之効東都援臺之勳在難卽許授大夫免禍則惟加小尉所以士無鬪志將有墮心版蕩分崩至于今日覆車明鑒誰敢効尤然亦使外寇覬覦之徒嘗授無過此也又加官慰撫何如用兵殺戮好生任賞吾覺其優當以不日而定天下非卿等小見所及丙戌入臨汾郡勞撫任用郡內官民一如霍邑庚寅宿于絳郡西北之鼓山此山帝爲討捕大使時舊停營所故逗而宿焉去絳十餘里絳城不下是日曉鼓山西北有大浮雲色或紫或赤似華蓋樓

之形須臾有暴風吹來向營而臨帝所居帳上帝指絳城而謂傍侍曰風雲如此見從彼何不達之甚仍命厨人明日下城而後進食辛卯帝觀兵于絳城將士等爭欲先登因而縱上自卯及巳遂取之而食于正平縣令李安遠之宅通守陳叔遠巳下面縛請罪並捨而不問待之如初餘依臨汾郡部分癸巳至龍門縣劉文靜康鞘利等來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馬二千疋從鞘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來遲藉之以關隴謂劉文靜曰吾巳及河突厥始至馬多人少甚

愜本懷先是帝使時于此縣界見河水清臭太子又于此界獲玄狐於往縣西南宴見鞘利并與縣內道俗等叙舊極懽丙申至汾陰遣書招馮翊賊帥孫華華所部強兵至餘數千積年劫掠非常富實深水以北莫敢當之帝書到華喜而從命己亥進營停于壺口分遣諸軍問津水濱之人具舟爭進日有數百仍署水軍焉辛丑太原獲青石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治萬世齊王遣使獻之翠石丹文天然映徹上方下銳宛若龜形神工器物見者咸驚竒異帝初弗之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所司浸而經宿久磨其字愈更鮮明於是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恭承休祉須安萬方狐以寡德寧堪預此旣爲人下不容以之頒告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送龜人用彰休慶是日又有獲嘉禾而獻者教曰嘉禾爲瑞聞諸往策逮乎唐氏世有茲祥放勛獲之於前赫虞得之於後孤今糺合復逢靈貺出自興平來因善樂休徵偉兆何其美與顧循虛薄未堪當此呈形之處須表天休送嘉禾人興平孔善樂宜授朝散大夫以旌嘉

應壬寅孫華率其腹心輕騎數十至自郃陽華年餘弱冠言容質直帝見而輕之華每殷勤誠款請先立効帝乃厚加撫遇甚得其情謂華曰卿能渡河遠來相見吾當貴卿不減鄧仲華也關中卿輩不少名並劣卿卿今率先從我羣雄當相繼而至於是拜華左光祿大夫封武鄉縣公加馮翊郡守從其來者仍委華以次授官頒賜各有差仍命華先濟爲西道主人華大悅而去仍命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并左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陳演壽等率師次華而渡據河西岸以待大兵九月乙卯張綸自離石道下龍泉文城等郡獲文城太守華公鄭元壽送焉帝見元壽釋而遣之初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之濟河也帝誠之曰屈突通今在河東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而不敢來足驗人情不爲之用然通雖不武久在戎行守法懼罪終無坐位不妨伺便時相邀襲宜爲之備以折要衝通若不入關河東自然歸我分兵向彼我卽擊其河東通若全兵守城卿其絕其橋道可謂前扼其喉後撫其背首尾相救非通所堪若不走之必成擒

矣吾且按兵觀其進退至是通聞孫華導長諧等渡河果遣獸牙郎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馳掩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華等奉教備預故並覺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摧散追奔至于飲馬泉斬首獲生略以千計顯和走入河東城僅以身免仍撤斷蒲津橋帝聞而謂官屬曰屈突遣兵此行事不獲已今若進逼圍之必不敢出使劉弘基孫華等至關門斷其行路然後吾於壺口朝服濟河利涉大川斯之謂矣戊午帝親率諸軍圍河東郡分遣大郎二郎

勸兵各守一面帝登城東原上西望城

所爲屈突果不敢出兵閉門自守城高甚峻不易可攻帝觀義士等志試遣登之南面千餘人應時而上時值雨甚帝命旋師軍人既得上城遂不時速下帝曰屈突宿衛舊人解安陣隊野戰非其所長嬰城善爲捍禦我師常勝人必輕之驍銳先登恐無還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時殺人得城如何可用乃還命諸將移營河渚文武將佐等已下定河北衆餘十數萬今欲入關請兼置公府觀領太尉增選僚屬

帝曰兵臨蒲坂諸君欲以舜職見推此意可知未煩如此必爲僚屬增府任從便宜加置於是德領太尉丙辰馮翊太守蕭造率官屬舉郡歸義相繼存華陰縣令李孝常據永豐倉遣子弟妹夫竇軌等送款仍便應接河西關上兵馬又京兆萬年醴泉等諸縣皆遣使至帝曰吾未濟者正須此耳令旣事辦可以濟乎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慶中率諸軍以次而渡甲子舍于朝邑長春宮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來者如市帝皆引見親勞問仍

自設校官教白義旗濟河關中鄉響應轅門輻奏赴者如歸五陵豪傑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餘俠少良家之子弟從吾投刺咸畏後時扼腕連驥爭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於是秦人大悅更相語曰真吾主也來何晚哉咸願前驅以死自効丙寅遣世子隴西公將司馬劉文靜統軍王長諧姜寶誼寶琮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備他盜慰撫使人竇軌等受節度焉遣燉煌公率統軍劉弘基長孫順德楊毛等諸軍數萬人往高陵道定涇陽雲陽武功盩厔鄠

諸縣等慰撫使人掾殷開山等受節度焉先是帝從弟趙興公神通起兵鄆縣有衆數千聞義旗渡河遣使迎帝又賊帥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仲文則魏密之從父也以密反於滎陽緣坐亡命招集無賴抄劫鄆縣之間衆將四五千蓋屋賊帥何潘兒向善志等亦各率衆數千歸附宜君賊帥劉旻又率其黨數千人降帝並以不次封遣書勞之仍令各於當界率衆便受燉煌公部署旬日間京兆諸賊四面而至相繼歸義罔有所遺商農工賈各安其業京城留守代王及尚書衛文昇將軍陰世師京兆丞滑儀等以帝威德遐振民願所從恐京邑之人一旦去盡乃閉門拒守運糧入宮帝聞而歎曰吾旣平戎於王翼尊隋室欲立孺子以報高皇今被見疑拒不相納方知邵奭不悅於周旦非徒言耳陰衛羣小負我之深也巳帝之蒲津觀河東城庚午南過永豐倉是夜宿於臨晉灤渭合流之處將渡渭津人以見船朽破不堪帝渡及於灤水上流數十里更取好船苦於水淺沙磧相次船行不進憂怖不知所爲其夜三更天甚晴霽忽

然覺水暴長數尺逆流而上船泛深波得達津次及
明帝登船欲渡乃見逆流不已津司以聞衆咸駭異
以爲光武滹沱之冰無以異此並於舟中拜賀帝曰
此偶然耳吾何德以堪之乃命所司以少牢祀灤涓
并有事於華山帝至倉所勞軍見箱廩填實銘題數
多喜謂從者曰千里遠來急於此耳此旣入手餘復
何論食之與兵今時且足信出於已久行諸將俱謹
備守無爲他慮未下馬仍開倉大賑饑民辛未還宮
壬申進屯馮翊郡過舊宅

五廟禮也初周齊戰

爭之始周太祖數往同州侍從達官隋便各給田宅
景皇帝與隋太祖並家於州治隋太祖宅在州城東
南西臨大路景皇帝宅居州城西北而面灤水東西
相望二里之間數十年中兩宅俱出受命之王相繼
代興時人所見開闢已來未之有也乙亥燉煌公至
蓋屋所過諸縣及諸賊界莫不風馳草靡裹糧卷甲
唯命是從遣使啓帝請期日赴京帝曰屈突東行不
可西歸無路觀吾成敗方有所之不可爲虞矣乃命
隴西公量簡倉上精兵自新豐道趨長樂離宮令燉

煬公率新附諸軍自鄆縣道屯長安故城至並各聽
敎追上郡睢陰以北咸遣使歸款丙子大軍西引歷
下邳過櫟陽路左所有場帝行宮園苑及宮人等並
罷之敎曰大業已來巡幸過度宿止之處好依山水
經茲勝地每起離宮峻宇雕墻亟成壯麗良家子女
充仞其間怨曠感于幽明靡費極于民產替否迭進
將何糺逖馳道所有宮室悉宜罷之其宮人等並放
還親屬冬十月辛巳帝至灞上仍進營停于大興城
春明門之西北與隴西燉煌等二公諸軍二十餘萬

無兵者恭以俟命代王與留守衛文昇陰世卿等以
義兵多而且肅不令而齊門防轉嚴拒守愈固信使
不通告諭事絕帝雖每遣使至城下申以尊尊交輔
之意愚人俗吏不達變通闇于事機往而無報如此
向經旬日諸將相率啓帝曰京城不啓此是隋運其
亡天旣亡之非人能復違天棄日勞師費糧坐守愚
夫恐非長策請進圍之以觀其意帝曰兵纏象魏矢
及黃屋人其謂我何哉諸將對曰無成王之主不得

行周公之事又恐巨猾之徒知義兵已定關中來爭形勝請更思之帝乃逡巡未有報京兆舊賊帥等並以家近帝城不預元從恥無功乃各率所部兵分地逼城而上帝慮其輕脫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將所統兵往爲之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主之西面北面燉煌公主之城見而失色更無他計惟冀屈突及東都救援而已甲午關中羣帥等各請率驍銳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時帝在春明門外聞而馳入舍於羅郭安興坊以鎮之甲辰諸軍各競造攻具以臨城帝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原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時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附之人私輕太原之兵無能爲也此機不小請速部分帝曰弘弩長戟吾豈不許用之所冀內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從民所欲然七廟及代王并宗室支戚不得有一驚犯乃下教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各于所部營分角修攻戰之具雲梯競聳樓橦爭高百道齊來千里並進競京竹木殲于斯矣十一

日丙辰昧爽咸自逼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
纔至景風門東面軍頭雷永吉等已先登而人守城
之人分崩帝乃遣二公率所統兵依城外部分封府
庫收圖籍禁擗掠軍人勿雜勿相驚恐太倉之外他
無所于吏民安堵一如漢初入關故事伏玉先在東
宮乃奉迎居於大興後殿是日帝還移營舍於長樂
宮滄川上先是隋主以梟滅作逆掘其墳壘而洿其
室陰世師骨儀等遂以爲恒准乃令京兆郡訪帝之
五廟塋域所在並發掘焉帝以此憾之言

午收陰世師骨儀崔毘伽李仁政等並命隴西公斬
於朱雀街道以不從義而又復焉餘無所問京邑士
女懽娛道路華夷觀聽相顧欣欣乃命太常促擇吉
日告高廟定尊位立代王之禮文武將佐等議請曰
天厭隋德曆數在唐謳歌在路被于避邇兵起晉陽
遠定秦雍百餘日間廓清帝宅神武之速此謂若飛
非天啓聖孰能如是昔漢高入關不卽自王項羽後
至悔無所及公雖卑以自牧須安天下僉議請依符
讖上尊號帝愀然改容曰舉兵之始本爲社稷社稷

有主孤何敢二劉季不立子嬰所以屈於項羽孤今
尊奉世嫡復何憂哉壬戌乃率百僚備羽儀法物具
法駕迎代王卽位於
十餘歲突大赦
天下改大業十二年爲義寧元年復天下勿出今年
租賦賜民子孫承後者爵一級是日仍遙尊後主爲
太上皇以少帝在不言廢也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三

起攝政至卽真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義寧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少帝以帝爲丞相進封唐
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萬機
百度禮樂征伐兵馬糧仗庶績羣官並責成於相府
惟郊祀天地四時禘祫秦闢帝固辭不拜公卿將佐
等請曰公負孺子當朝豈得辭乎攝政公不入相王
室何依臨茲大節義無小讓帝歎曰王家失鹿遂使
狐同老狼乃奉詔受冊乙丑榆林靈武五原平源安

定諸郡並舉城降並遣使詣義軍請命於是遣書發使慰喻巴蜀丙寅置丞相府長史已下屬官還以大將軍府僚裴寂等依次爲之已卯以隴西公爲唐王世子改封燉煌公爲秦國公四郎元吉爲齊國公仍改太原留守爲鎮北府總統山東諸郡十二月隴西金城郡奴賊薛舉等破賊率唐弼于扶風自稱天子初弼遣使詣帝歸款投狀扶風郡而爲薛舉所圍帝遣援兵往扶風未至弼黨在郡城外爲舉所圖弼遂被郡守竇璉所殺俄而璉及河池郡守蕭瑀相繼歸京師於是拜璉爲戶部尚書上柱國封燕國公瑀拜禮部尚書封宋公是月也屈突通自潼關都尉府欲奔東都關上劉文靜等諸軍追而獲焉送之相府帝見通捨而禮之謂曰公以清真奉上臣道不虧孤所翹心惟恨得卿之晚通拜款劉文靜等仍定弘農郡及佐諸縣義寧二年春正月蜀漢及氐羌所在諸郡雄豪并守長等奉帝書感悅競遣子弟獻款絡繹而至所司報答日有百餘梁益之間宴如也承詔封丞相長史裴寂爲魏國公司馬劉文靜爲魯國公趙興

公神通爲鄭國公永安公孝基爲蜀國公自餘將佐
殷開山劉弘基已下並以次封開國郡公縣公焉其
日令曰李密趙趙鞏洛自許當塗王城如燬憂心孔
棘東都危逼有若倒懸西人之子理本奔命其左右
大都督府所統諸軍並宜誠嚴以時式遏有征無戰
是謂義師招諭不從勿難還也初年孟月春作方輿
不奪農時宜知其速於是世子爲左元帥秦王爲
右元帥左右二府諸軍十餘萬衆引于滻水之北仍
以尚書蕭瑀爲相府司馬劉文靜爲左元帥府長史

實璉爲掾殷開山爲右元帥府長史司馬又

屈突通爲上柱國封蔣國公檢校行軍左右虞候事
軍士以下僚佐等皆選知名者爲之帝親譎軍勞而
誓遣之二月涿郡太守 藝與漁陽上谷北平柳城
等郡諸官民遣使送款先是平原賊竇建德聚衆數
萬人克斥河右渤海高陽等郡大將軍府使人張道
源所定趙郡襄國武安清河等郡至是並陷於賊道
源亦隨而沒焉建德遂僭稱王自號夏國又南陽朱
祭衆有所望並好食人自稱可達汗莫知可達汗之

名有何義理酷害異常又有賊蕭銑起兵於江陵於是以華陽公鄭元璠爲太常卿封沛國公遣將兵出商山上洛道定南陽以東諸郡並遣使人左領軍大都督府司兵馬元規慰撫安陸及荆襄間三月左右二元帥軍招諭東都城門不啓李密又不聽西寇時逼農月遂奉令旋師宜陽新安二郡而還留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師鎮宜陽呂紹宗任懷鎮新安少帝以帝功德日懋天曆有歸欲行禪讓之禮乃進帝爲相國加九錫賜殊物加殊禮焉冊曰於戲維爾假黃

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錄尚書大丞相新除相國總百揆唐王夫乾道貞觀四象所以運行坤德含弘萬有馮其載育是以天地交泰資始由乎聖人陰陽順成總已歸其元輔故能陶甄品物代彼天工息四海之羣飛迴三靈之掩耀百揆時序五典克從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表方斯蔑如也今將受王典冊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降禍于我國家高祖棄盛業而昇龍太上釋寶圖以委御王室如燬喪亂弘多數屬道消時鍾代季郊廟絕主有若綴旒則

我祖宗之業已墜于地矣王應休明之運從兆人之
欲奉七璽於代邸飛六轡於周京此乃綱我絕維有
大造於皇家者也曩者塞表省方羣胡反噬矢流君
側圍甚平城淪陷指期阡危莫恤王釋位同謀總伐
千里晨炊蓐食倍道兼行匈奴遠跡乘輿反正此則
王之功也歷山飛稱兵燕趙寢各號河朔響應山
西屯結王首啓戎行大殲醜類此又王之功也夷狄
貪婪屬犯關塞驅迫良善殺略吏人王鞠旅理兵卷
甲長駕追奔逐北掃地無遺此又王之功也王威徒
黨潛謀逆亂外交邊裔內騁奸回實繁有徒傾覆宗
社王收戮兇渠罪人斯得此又王之功也四郊多壘
三輔倒懸黃巾示宮闕之名赤眉爲園陵之禍凶荒
仍歲荆棘旅庭王投袂義舉星言電邁取霍邑如摧
枯舉秦關如反掌克清河渭志存匡復此又王之功
也北荒獯鬻事藉鞞縻比者中原多故龍堆道絕王
式遏有方款關請吏更敦鄰睦復我舊藩此又王之
功也汾晉地險逋逃攸聚山藏川量負罪稽誅類馬
騰之乞活同嚴尤之盡赦王懷柔伏叛杖信示威交

臂屈膝申其向化此又王之功也河潼轉漕密邇關
畿京坻委積由來尚矣羣凶據竊一鼓而崩此又王
之功也京師危迫奸臣放命異一相之居內同四凶
之扇禍王大誓師旅興言感慨蕩清上國拯厥贅旒
暴市焚屍並梟元惡此又王之功也上天貽愛莫甚
乎人爰祚聖哲弼予冲幼官守司存社稷有奉濟方
割于下墊爍員光於上叅此又王之功也唐弼凶監
草竊岐陽吞噬舊邦侵逼都鄙王制以銜策觀其携
一親離衆叛我盡收之此又王之功也華陽黑水控
接岷嶓山川阻深盡爲逋藪義風所靡化行江漢此
又王之功也薛舉崇奸同惡相濟僭擬輿服滔天泯
夏西土游魂秦山肆毒赫斯受律咸俘醜類岐隴齊
築京觀汧渭爲之不流此又王之功也三蜀奧區一
都之會夷民紛雜蠻陬荒梗王發一介之使降咫尺
之書而靈關洞開劔閣無隘此又王之功也弘農甸
服襟帶河陝鞠爲寇塲連城阻亂長策遠振不征而
服此又王之功也王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明德爰
初發跡肇自鴻階峻極比于嵩華清瀾運于溟渤體

茲將聖道被如仁在物不失其宜含靈咸安其所春
生夏長信及四時地平天成義兼得一總萬機之務
因百姓之心保乂我皇家弘濟乎多難者也是以濟
濟多士庶政緝熙穆穆四時要荒式序激清風以厲
俗暢和氣以調時神功侔於造化積德高於垂象朕
又聞之先王之宰物也尊賢尚德茂賞疇庸五侯專
征九命作伯周襄光錫桓文是膺大啓南陽以表東
海况乃道冠伊稷功高舜禹勲茂爾朕甚懼焉今

晉授相國以河內汲郡清河武安魏郡信都高陽平
原趙郡襄國通前三十郡增封唐國錫茲黑土苴以
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家社昔周邵分陝咸爲保傅毛
畢諸侯入作卿士內外之任禮實攸宜今授相國印
綬唐王璽紱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
至第十相國禮絕羣后任總所司朝班彝數宜以事
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黃鉞內
外都督丞相印綬又加王九錫其敬聽後命以王繩
紀禮度哀矜折獄罔不用情無或遷志是用錫王大
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王分地敦本人天是賴疏

爵務農所寶惟穀是用錫玉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
王風雅所被獮戎威格陰陽順理遐邇宅心是用錫
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以玉翼宣皇道義聲遐暢三
才所運四海攸歸是用錫王朱戶以居以王登賢命
秩哀德升朝思帝所難能官流詠是用錫王納陛以
登以王正色持衡鎔範御下式遏姦宄蕩清華夏是
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以王威同夏日志厲秋霜
刑曆有期寬而不漏是用錫王鈇鉞各一彤弓一彤
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王霜露履踐禮祀恭嚴天地
通孝思至感是用錫王秬鬯一造珪瓚副焉唐虞
宜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式往欽哉祗奉大禮用膺多
繼踵舜因讓禹以明堯哲示天下爲至公不私已於
尊位故賓虞以後若臚屣焉是知非堯不能讓舜非
舜不能命禹商周德所不逮有撥亂反正之功順天
行誅逆取順守咸以至誠兼濟無隱神祇三五帝王
稱茲四聖英聲茂實飛騰萬古堯舜不及於子讓德
而稱帝湯武不私於後胤力取而爲王故道有降差
名有優劣然立功立德亦各一時末葉後來功德無

紀時逢屯否擁兵竊命託云輔政擇立餘孽頑嚚支
庶先被推崇睿哲英宗密加夷戮專權任已逼令讓
位雖欲已同於舜不覺禪者非堯貶德於唐虞見過
于湯武豈不悖哉魏晉宋齊爲惑已甚託言之士須
知得失羣公退而悅服私相謂曰相王格論絕後光
前發明典謨申理誓誥可謂君子一言定八代之榮
辱矣帝又謂所親曰諸人雖復見吾言論仍自不知
至理吾今一匡天下三分有二入關形勢頗似漢高
祖且起軍甲子旗幟已革如偃更於少帝之處却受
九錫而求殊禮孺子有知不容肯行此事旣成無識
此乃吾自爲之立身以來不欺暗室如何今日誣罔
天聽所區別帝王激揚名理以懲是古非今之輩謬
相勸逼於是惟改丞相府爲相府國而九錫殊禮並
屬諸有司是月也字文化及兼弟智及等并驍果武
賁司馬龕監門郎將裴乾通等謀同逆因驍果等欲
還精銳遂夜率之而圍江都宮殺後主於彭城閣初
驍果兵等苦於久在江都咸思歸叛至是煬帝知唐
據有西京過江計定仍先分驍果往守會稽誑之云

往東吳催米故化及等因之而作難於是隋主崩問
至帝乃率文武羣賢僚佐從少帝舉哀於大興後殿
帝哭哀甚有諫止帝者帝曰吾爲人下喪居何可不
哀然亦恨後主不亡於開皇之末以延鼎祚耳化及
等本自因思歸之衆而行殺逆及以許公之子爲衆
所推至是遂僭稱尊號率其同惡欲入關以李密斷
成臯據洛口乃圖北取黎陽倉從白馬津而渡帝乃
遣統軍張倫將蒲津以東從兵往魏郡道招慰化及
等繼遣淮安王神通往定山東諸郡又募犯罪者數

千人聽効力贖罪并張倫等並是淮安王節度
密聞化及之趣河北乃分兵遣別將徐世勛等屯黎
陽拒守化及從宛道渡河絕糧遂頓於聊城縣淮安
王等率衆圍城部分失機行兵不利退保魏郡化及
衆聚聊城糧無所出竇建德知其窮蹙遂攻破之獲
化及兼弟智及責以弑逆並斬之而徇衆煬帝蕭皇
后亦没于賊庭於是江都宮人美女珍寶金帛及乎
玉璽並建德有之不逞之徒因說建德送蕭皇后及
宮人等多齎金帛重賂突厥市馬而求援少帝年未



勝衣不經師傅長於婦人之手時事茫然既知煬帝
不存惟求潛遜夏四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
遇盜江都酷甚望夷釁深驪北憫予小子奄紹丕愆
哀號永感五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影相弔
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
東征西伐總九合于一匡決百勝于千里糺率夷夏
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繫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
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爲人臣載違天命昔在虞夏
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

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已莫能私備
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
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
三恪雪恥怨於皇祖守禋祀爲孝孫朝聞夕殞及泉
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羣后改事唐朝宜依
前典趣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
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勅有司凡是表奏皆不
得以聞章奏不通理難再請欲召公卿議之漸以啓
諭於是文武將佐裴寂等二千人不謀同辭並不肯

奏詔乃相率上疏勸進曰臣聞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獨有聖人達節與萬物而推移故五運遞興百王更王春蘭秋菊無絕終古玉疏石記筆舌紛綸垂統有光煥乎寶籙伏惟陛下資靈種德稟慶至真固縱惟神生知乃聖量包乎宇宙智周乎品物羣生塗炭躋之仁壽逢百六之厄創業雲雷追三五之蹤財成天地仲夏之半龍躍晉陽孟冬伊始鳳翔灞上鴻志蝟毛之反耆霧委來庭觸柱拔山之大盜風馳獻款三晉子弟共獯獫而陪麾咸秦豪傑連巴蜀而響應英聲西被懋德東漸南諧交趾北變幽都躬未戎衣手不提劍機務成於雄斷人傑得於才子威加四海功出一門計極萬安戰窮百勝小往大來算無遺策時未期月業倍前王今古代興膺斯撥亂若茲之舉如茲之速載籍以來未之前聞也臣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竊以陛下承家開國積德累功世濟擬於高陽纘緒盛於周武載誕燭神光之異儀形表玉勝之竒白雀呈祥丹書授曆名合天剝姓符桃李君堯之國靡不則天星紀云周奉時圖始甲子之旦不

而脫起兵西北勢合乘乾我來自東位當出震至入
并深水之圖識唐唐李樹之驍歌固以備在人謠無
德而稱者也且夫體非常之道立非常之功實非常
之人有非常之事不時正位人神佇式天命不常惟
德是與遷虞事夏抑有前規臣等敢錄舊典奉上尊
號當今萬機曠主九有困窮伏願降鑒回慮憂世外
已上順天心祇膺允執俯從人願屈就樂推變黎庶
于時雍配上帝于宗祀勿以王者兼濟之功而爲匹
夫獨美之操昔之堯佐咸大天工績尤著者胤饗稷
禹播穀之都餘慶商周臯陶好生洽人今興陛下盛
德有後其若是乎四相三王齊名踵武千年得一相
繼風聲符命所鍾有自來矣願納縉紳悽悽之情允
副億兆顛顛之望率土更生含靈幸甚臣等誠惶誠
恐昧死以聞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所司以表意奏聞
帝退所奏表謂奏者曰吾固知如是拒而不答裴寂
等進見曰昔桀紂雖復不賢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
輔之龜鏡已見茲無所疑也先人有言曰功蓋天下
者不賞陛下欲讓至尊而爲臣下恐隋朝不然此事

且臣等唐之將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國陛下不爲唐
帝臣等應須去官伏願深思容臣等有地帝笑曰裴
公何相逼之深當爲審思亦未之許裴寂等又依光
武長安同舍人強華奉赤伏符故事乃奏神人太原
慧化尼蜀郡衛元嵩等歌謠詩識慧化尼歌詞曰東
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手持雙白雀頭上戴紫雲又
曰丁丑語甲子深藏入堂裏何意坐堂裏中央有天
子又曰西北天火照龍山昭童子赤光連北斗童子
木上懸白旛胡兵紛紛滿前後拍手唱堂堂驅羊向

南走又曰胡兵未濟漢不整治中都護有八井又曰
興伍伍仁義行武得九九得聲名童子木底百丈水
東家井裏五色星我語不可信問取衛先生蜀郡衛
元嵩周天和五年閏十月作詩戊亥君臣亂子丑破
城隍寅卯如欲定龍蛇伏四方十八成男子洪水主
刀傍市朝義歸政人寧俱不荒人言有恒性也復道
非常爲君好思量何  禹湯桃源花  李樹
起堂堂只看寅卯歲深水沒黃楊未萌之前謠識遍
於天下今觀其事人人皆知之陛下雖不以余懷天

下信爲靈効特此欲作常一以免須上爲七廟
下安萬民旣膺符命不得拘文牽旨違天不祥裴寂
等言之甚切帝曰所以逡巡至於再三者非徒推讓
亦恐羣公面諛退爲口實然漢高云諸侯王權高于
寡人以爲皇帝位甚便宜於天下之民則可矣孤亦
何能有異之哉於是寂等再拜舞蹈稱萬歲而出遂
與國子博士丁孝烏等數百人具禮儀擇良日以武
德元年歲在戊寅五月甲子皇帝卽位於太極前殿
設壇於長安城南柴燎告天冊文曰皇帝臣某敢用

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瞻命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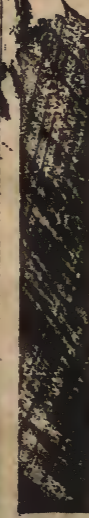
屬謂之大寶曆數不在罔


一作時

或偷安故舜禹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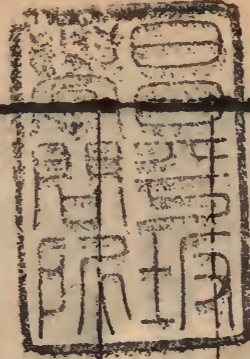
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而有商周事乃殊途
功成一致後之勩業咸取則焉某承家慶世祿降祉
曰祖曰考累功載德賜履參墟建侯唐舊地居戚里
門號公宮不緒建基足爲榮矣但有隋屬厭大業爽
德饑饉師旅民胥怨咨謫見咎徵昭於皇鑒備聞卑
聽所不忍言某守晉陽馳心魏闕授手濡足拯溺救
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懲邊荒之辮髮輯兆庶之離

心誓以捐驅救茲生命指除喪亂期之又安有功繼
世無希九五惟身及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
二再蒙弘誘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大邑傳檄而
定峨眉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卽叙東夷底定非啓非
贊孰能茲速尊立世嫡翼奉宗隋戮力輔政無虧臣
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將移謳歌獄訟聿來唐邸人神
符瑞輻奏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神器有
適大運去之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情逼
請六宗闕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

日克舉前典設壇肆類祇謁上帝惠茲下人翼子謀
孫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或有違對越鴻休伏深慚
懼謹遣太尉公裴寂等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秬鬯
清酌薌合薌其明粢嘉蔬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
享  備羽儀法物臨軒大赦天下改義寧二年
爲武德元年  踐祚有司以子卯不
樂請擇他日帝曰歲在戊寅  始此
爲難得至今遇之烏可失之且殷周二代

 所之以爲大吉同域之誠又甲于五行爲木

木加于子
良日雖欲勿用其能檢諸故自起
軍逮乎入相登極咸用甲子焉



文政辛巳

